

[英] 约翰·曼 JOHN MAN 陈一鸣 译

忽必烈汗



中国图书出版社

「英」約翰·曼 JOHN MAN 陈一鸣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忽必烈汗 / (英)曼 (Man, John) 著; 陈一鸣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006-8703-0

I. 忽… II. ①曼…②陈… III. 忽必烈 (1215~1294) - 人物研究 IV. 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3217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01-2007-5465

KUBLAI KHAN: From Xanadu to Superpower

Copyright © John Man 2006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Press,
a division of Transworld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Youth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策 划: 方小玉

责任编辑: 程黎眉

装帧设计: 正美书籍装帧设计部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033813

门市部电话: (010) 84039659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80千字

插 页: 14

版 次: 2009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3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4047104

序言

成吉思汗之孙

1215年，世界的联系并不紧密。人与动物的旅行都十分缓慢，到达下一个城镇需要数天，而穿越一个国家则要花上几周时间。巨大的大陆只是彼此之间一无所知的海岛世界，除了一小部分渡过帝汶海去收集海参的苏拉威西岛居民外，还没有人从亚洲去过澳大利亚，而海参在那时以及今日的中国都是需求量很大的珍馐。没有人从欧亚大陆去探访美洲，除了一部分划桨穿梭于白令海峡的因纽特人。在格陵兰岛，挪威人的社区会在海冰消融的温暖漫长而又关键的几个月中繁荣起来，但是这些坚韧的航海者从未想到去重复其祖先在两个世纪前殖民美洲大陆的短暂尝试。船都紧靠海岸线航行，令人瞩目的例外就是波利尼西亚人往来于太平洋岛屿间的独木舟，同样也没有多少人航行于一望无垠的大洋上。

但确有一些即使不是全球化也至少可以说是地区化的迹象。欧洲和亚洲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是两块连在一起的大陆。一些伟大的帝国与文化曾经铸就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罗马、波斯和中国。而此刻造就这种联系的却是宗教。

在欧洲，来自爱尔兰（甚至冰岛）的基督教学者和他们在罗马的同行们用拉丁语进行交谈，而来自从阿西尼到约克郡的建筑师们则在为拥有飞拱（哥特式建筑风格中的一种样式——译者）和窗饰的建筑荣耀而彼此竞争；在兰斯，他们进入了为期5年的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筑，这也是法国最伟大的教堂之一。教会找到了新的力量，并在一次荡平异端的阿比尔派教徒（本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教派，他们反对神职人员称为“完人”，反对神职人员拥有财产，与当时罗马教会的神职人员的行为有强烈冲突——译者）的邪恶十字军征战中平息了法国

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那一年，教皇在第四次拉特兰宫的会议上对他们进行了谴责（顺便说一下，这次会议也把那些迫使英王约翰签署大宪章放弃其神圣权力的英国男爵们逐出了教会）。

欧洲也在向外拓展，某个来自德国北部巴克斯特胡德的名叫阿尔波特的人把基督教推进到了波罗的海地区，并在里加建立了基地，他在那里上演了一出圣经剧，目的在于使当地人皈依。这是拉脱维亚人所看到的第一出戏剧，当舞台上的吉迪恩（亦译基甸，《圣经》旧约中的犹太勇士，曾击败过米甸人——译者）进攻腓力斯人时，他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事件，并随即四散逃命。严惩阿比尔派教徒的同一次教会会议也将目光投向了欧洲基督教边界以外的东南方，那里始终存在着一种对基督教意识的公开蔑视：这就是伊斯兰对被基督教称为圣城的地方的控制。另一次十字军征伐将会因此而产生。

十字军骑士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在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教的中东之间塑造着令人不快的联系，并在今日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造就了一些基督教的飞地。并非所有的敌视都剑指“异教徒”，9年前本该在他们前往埃及路上的第四次十字军就由于从其东正教统治者手中夺取君士坦丁堡而备受指责。1215年，他们仍然占据着该城，给将基督教世界联合起来的所有希望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破坏。

然而此刻，伊斯兰教已不仅仅是基督教的一个对手了。学者和商人可以从西班牙出发，穿越北非和中东到达中亚，并且在为时500年之久的伊斯兰教社区、在“上帝之舌”（阿拉伯语）、在《古兰经》以及在贸易中——比如奴隶与黄金贸易——找到他们的共同基础，而这两种贸易都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位穆斯林商人可以从丁布各都（历史名城，位于撒哈拉沙漠南缘——译者）出发到德里，并且肯定会在那里找到志趣相投的同行；而如果途经巴格达，他就会融入犹太教徒、索罗亚斯德教徒、摩尼教徒以及许多教派的基督教徒中间，譬如聂思脱里教徒、一性论者、诺斯替教徒以及希腊东正教徒。阿拉伯的船长们也发现，沿海岸线航行一至两年，一路到达南部中国去装载丝绸与瓷器真可谓有利可图。

至于东西方之间的陆路联系，由于以丝绸之路而闻名遐迩的商路

的存在,也曾经非常紧密。此刻只有为数甚少的驼队还在做着这种为期6个月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艰苦跋涉。成吉思汗统驭下的蒙古人最近刚刚攻击了西藏以北今新疆的一个重要的佛教国家西夏,没有人会相信驼队商旅可以毫发未损地通过。

所有这些联系都是非常脆弱的。但是这些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相距均如此遥远的地方和文化,由于那一年发生的两件事情而即将被连接在一起了。

第一个事件就是对中国北部的一座重要的城市,亦即今日之北京的强大攻势,攻城者就是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已从默默无闻与一无所有——实际上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逃犯——的境况中兴起,并建立了一个国家,现在正在寻求实现他的神授天命。在从年轻时诸多命悬一线的窘境中幸存下来后,他吃惊地认识到,他就是那个被长生天选中来统治世界的人。那么确切地说,统治什么,又统治谁呢?当然是他自己的蒙古人。而在此后,随着接二连三的征服,他看到了上苍授予他的疆域更加宽广。有多宽广呢?北部中国吗?极有可能。全中国吗?同样也很可能,尽管此前从未有游牧民族做到过这一点。

财富与权力之源的中国北方总是对来自戈壁另一端的游牧勇士充满诱惑,而且也尽其所能来保卫它自己——用城墙、军队、贿赂、外交与婚姻。中国北方是传统的敌人,也是更为广阔的帝国的关键,而北京,这一地区的金朝统治者的中心,则又是中国北方的关键。这座城池在一年前经过一系列长久的战役后就本该陷落,其间,成吉思汗在促使西夏的唐兀惕帝国严守中立的同时,入侵并蹂躏了这个国家黄河以北的大多数地区,同时也对北京发动了攻城战,直到迫使金朝皇帝签订城下之盟。1214年,成吉思汗离开了既未被占领又未遭劫掠的北京,认为他又有了一个仆从——而当蒙古军队撤回到草原时才发现,金朝皇帝带着3000峰骆驼和30000辆大车的财宝迁都到黄河南岸的中国古都开封。

成吉思汗震怒地说道:“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憾也!”

现在蒙古人又回来了,而这一次将不再会有任何放松,直到北京

的陷落以及整个金帝国都成为蒙古人的疆土。1214~1215年的整个冬天，蒙古军队都在围困这座城市，这里不会有直接的攻击，因为北京太令人生畏了，它有15公里城墙、900个防守塔楼、可以发射巨石与火焰弹的抛石机和可以射出像电线杆一样的巨矢的床弩。不，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北京投降。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5月31日，北京城门洞开。在接下来的屠杀中，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大火持续燃烧了1个多月。一年以后，仍然有尸体散落各处，而且疾病也在四处蔓延。一位穆斯林特使报告道，大地仍然由于人的油脂而显得污迹斑斑。

1215年北京陷落开启了一系列改变了欧亚大陆历史的事件。对于中国北方来说，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因为一些更加遥远的西方发生的事件分散了成吉思汗对进攻的关注。4年之后，一个去往新伊斯兰国家花剌子模的商队被屠杀殆尽。随着中国北方的保持中立，成吉思汗可以自由地转向他的西方邻居展开迅速的复仇，以一种史无前例的规模对丝路之城不花剌、撒马尔干、马鲁和玉龙杰赤进行了屠戮。然后他又批准了一次非凡的穿越格鲁吉亚与乌克兰的侦察之战，这也正是蒙古人对南俄长达200年之久的统治的开端。只有当他的人从这次伟大的冒险活动返回后，成吉思汗才再一次转向了戈壁另一端的国家。1227年夏季，在战争深入到黄河南岸的山区时，他死去了。

他的伟大事业依旧没有完成。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包括巴格达本身，仍然未被征服，俄罗斯的草原、中国北部所剩无几的地区以及整个中国的南部——一个被宋朝统治着的单独的国家——还有那些不可避免地必须承认成吉思汗君主权位的边远地区的人民也是如此，譬如蒙古帝国东缘（高丽与日本）、南方（今日之柬埔寨、越南和缅甸）以及更远的印度尼西亚富裕的岛屿上的人们；而在西方，匈牙利的草原无疑会成为进入基督教欧洲的坦途。

这就是蒙古人的神授天命。为什么会这样，成吉思汗从未去探究，他的子孙们也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

尽管有许多未竟的事业，但在成吉思汗死亡的时刻，他已经改变了他的世界，东西方之间此前从未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蒙古的将

军们现在已经对他们的对手俄罗斯王公们有了详尽的了解,并且也懂得了在时机到来时如何分割他们。拥有众多可替换坐骑的行动迅捷的蒙古骑兵可在一天内狂奔150公里,或在6个星期内跨越4000公里把信息从北京送到阿富汗,这是一个只有在蒙古人控制了此间的所有土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的行动。

那么,考虑到这个帝国的扩张,还有什么不可能达到呢?商人们会带来东西方的财富,艺术家们会云集到一起为世界的征服者服务,各种宗教的教士们会带来他们的见解,学者们将会从最伟大的图书馆中收集和翻译书籍,而来自东西方的统治者的使节们则前来表示他们的臣服。这个世界将会是长生天之下的一个统一的世界,而且会和平安详。这就是充满成吉思汗子孙们脑海中的景象。

这当然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正如时间将要显示的那样。和所有的帝国一样,这个帝国也将达到其极限,然后便自我分化与瓦解。

但是在1215年9月23日,几乎是在北京陷落4个月后,一个皇家子孙在蒙古草原的腹地诞生了,而他即将作为诸汗中之大汗来接受成吉思汗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的挑战,并且为了使之成为现实而付出了比其他任何一个领袖都要多的努力。随着其权威从太平洋扩充至南俄,尽管不很稳定,他依然是有史以来最有权势的人——直到现代的超级大国的出现。他将在名义上执掌五分之一的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大陆,几乎是全人类的一半。他的名字将传播到那些远远超越他所征服的地区,到欧洲、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那些在澳大利亚北部收获其美味佳肴的海参收集者们,将很有可能听到过他在1292年入侵爪哇的尝试。也正是有关他的财富的传说在他逝世两个世纪后引发了哥伦布的那次向西方的航行,而这次航行虽然没有能够开辟去往古老大陆的新航线,但却碰巧重新发现了一块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大陆。如果他未曾诞生过,如果在中国没有那个蒙古帝国,笔者倒很想知道,谁将会重新发现美洲呢?

这位大汗的遗产是一个扩大了的和统一的中国,拥有它现在的

疆域，只是在边界地区略有得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失去的地方中就有蒙古本身，即这位大汗出生的国度。在中国这是一个正在被逐渐承认的事实，即今天这个作为地理统一体自我形象的超级大国——风沙弥漫的北方、繁荣富裕的南方、西部巨大的沙漠、高远而神秘的西藏——都应将其存在归因于在北京被毁坏那一年出生的一个蒙古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儿：忽必烈。

目录

Contents

001. 序言 成吉思汗之孙

001. 第一部 春

003. 第一章 母狮及其子

026. 第二章 恐怖的第一战

048. 第三章 夺取云南

060. 第四章 龙居潜邸

071. 第五章 汗位争夺者

087. 第二部 夏

089. 第一章 新首都

107. 第二章 拥抱佛教与西藏

118. 第三章 征服的关键

145. 第四章 世界的主宰

159. 第三部 秋

161. 第一章 东征日本

171. 第二章 来自心脏地区的挑战

180. 第三章 大汗的新统治

201. 第四部 冬

203. 第一章 神风

222. 第二章 金钱、疯狂与谋杀

231. 第三章 扩张的极限

243. 第四章 东风西渐

270. 第五章 圣山, 神秘的墓葬

281. 参考书目

287. 鸣谢

KUBLAI
KHAN

忽必
烈汗

第一部

春

第一章 母狮及其子

KUBLAI KHAN

在蒙古，人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女人颇为引人注目。在乡村，干瘪而有栗色脸膛的老妇会用直率而又自信的目光斜瞅着你；面颊红润而又坚韧的女孩儿就像骑术大师一般驰骋在草原。在首都乌兰巴托，当你从主要的广场走到百货商店时（那里只有一家），你身旁一定会经过一个散发着优雅风韵的美人，并且会为之骄傲。她们有着一种风度、一种自信，和北京相比，这里更像是纽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因为蒙古是一个贫穷的国度。但是数世纪之久的游动与放牧的传统使得妇女在自立方面足以与男人相匹敌。甚至在今天，乡村的妇女仍要做饭、缝补、养育孩子——如果必要的话，她们也狩猎和放牧。成吉思汗的一条政令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日常现实：当男人出征作战时，女人要伴随着军队去做男人的工作和尽男人的职责。她们也参加战斗，1220年，成吉思汗的女儿就领导了对波斯城镇你沙不儿的最后进攻，并且屠杀了“所有的幸存者，只留下了400名被他们选做工匠的人”。^①在家庭生活以及在政治中，妇女也始终是一种力量。虽然男性世系享有继承

①阿塔-马立克·术外尼：《成吉思汗：世界征服者史》，J. A. 波义儿编译。

权,但是寡妇们——亦即上层阶级的寡妇们——却可以接管其已故丈夫的领地,这就使得她们中的一些人既富有又有权势,而且还十分独立。一个非常奇特的现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帝国,一个男性无疑占统治地位的形象,它的存在与发展却要归因于几个杰出的女性。

幼年的成吉思汗穷困潦倒,由其寡居的母亲诃额伦照料,由于被其部族所排斥,他们不得不上山采食杜松子。也正是诃额伦向他显示了生存所要付出的代价,教会了他如何重建家族间的联系,求助于传统的并且创建新的友情,如何铸造盟友奖励忠诚,决不寻求个人的利益,始终关注普通人及其家庭。如果他犯了错误,她就会大声责骂,直到他认识到自己行为方式的错误为止。少年时,成吉思汗为了确保自己在家族中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杀死了同母异父的兄弟,她狠狠地训斥了他。蒙古的基本史料《蒙古秘史》用诗句记载了她的话。“冤孽啊!”(余大钧译注本,下同——译者)她大声喊道,并将他比作许多行为邪恶与愚蠢的野兽。他怎么可以在除了自己的家庭成员以外无人相伴,在一个——

除了影子外别无朋友

除了尾巴外别无鞭子

的时刻做这样的事情!成吉思汗汲取了这个教训,而且也热心于让他人铭记,因为无疑应该是他本人在成年后鼓励他的云游诗人们将这个故事编成了歌谣。作为皇帝,成吉思汗在其母亲漫长的一生中始终都尊重——也有人说敬畏——他的母亲。

成吉思汗给他的儿子拖雷娶的妻子也是一个同类型的典范。她的名字是唆鲁禾帖尼,她也是本章的中心点,因为在1215年,尽管她对事实不可能有任何认识,但她的手中却掌握着未来——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新出生的忽必烈。在她的5个孩子中,有两个做了皇帝,而第三个则统治着波斯。如果没有她的野心勃勃、远见卓识、敏锐洞察以及关键时刻的干涉,成吉思汗的帝国可能已经在创建

20多年后就毁于家庭内部的纷争，而忽必烈也不会有可能继承他的遗产。

唆鲁禾帖尼甚至不是一个蒙古人。她是一个克烈部人：而她在成吉思汗出生时就统治着蒙古中心地区的突厥语族部落的成长，给她提供了有关内亚政治方面的一种良好的训练。克烈部的王，脱斡邻勒——突厥语的“鹰”——是唆鲁禾帖尼的伯父。他是游牧于长城以远草原上的众多部落首领中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并且和西方与南方均有着良好的联系。脱斡邻勒的部众已经由于聂思脱里教的牧师而皈依了基督教的这一派别，成了异端的聂思脱里的追随者。聂思脱里教派宣称基督既是神又是人，是两者的合二为一，并非主流基督教教义中的单一的道成肉身。但是脱斡邻勒也与中国北方保持着联系，并于晚年被授予“王”的称号，成了历史学家们更为熟悉的“王罕”。他曾经在成吉思汗之父的成功中起过非常关键的作用，后者曾在几种情况下得到过脱斡邻勒的帮助，并与之结为“俺答”（盟誓兄弟）。到成吉思汗时，这种关系起初发展良好，但不久便恶化，并最终导致了一场使成吉思汗作为统治者而出现的大战。

脱斡邻勒有个兄弟名叫札合，他的故事就反映了内亚草原部落间联盟的分化组合的复杂性与危险性。札合曾经由西夏亦即今日新疆的佛教国家的唐兀惕人抚养成人，并官居要职——唐兀惕语的“敢不”，这也成了他的名字的一部分：札合敢不。作为一个首领，他带着他的一小部分人马回到了蒙古，并且在蒙古人与克烈人依旧是朋友之时加入到成吉思汗的队伍中——与脱斡邻勒不同的是，在蒙古人与克烈人交恶之际，他依旧保持着对成吉思汗的忠诚。在为期10年的为国家统一而进行部落间的战争中，克烈部人两线作战。当克烈部的主体于1200年被击败后，成吉思汗用婚姻将这个部落连接在了一起。札合有两个女儿，成吉思汗娶了年长的亦巴合为其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这对她骄傲、忠诚的父亲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荣耀——尽管成吉思汗不久就将她赏赐给了他一个将军。而年纪较轻的唆鲁禾帖尼则成了成吉思汗最小的儿子拖雷的妻子，年轻的

拖雷此刻正处于其辉煌军事生涯的起始阶段。尽管在接下来数年中，她的婚姻生活不时被其丈夫在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长期征战所中断，她却生了四个儿子，并且也因此而获得了赢得朋友与影响众人的动机与手段。

她的4个儿子将统治亚洲的大部分地区超过50年的时间，并且将重新界定亚洲历史的进程。但她也必须长期等待有利于她的时机的到来。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唆鲁禾帖尼的第一缕幸运的曙光来自于成吉思汗1227年的去世。成吉思汗曾下令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他的汗位，同时他的所有4个儿子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行使个人的权力。年纪最长的术赤得到了今日的俄罗斯，其领地从西伯利亚中部延伸至黑海，但他却先于成吉思汗去世，其子斡儿答和拔都继承了他的领地。中亚从咸海至西藏分给了察合台。窝阔台的个人领地是西夏（基本上说，是中国西部的大多数地区）以及中国北部。最小的儿子拖雷则根据传统继承了其父的“炉灶”地区，亦即整个蒙古。这就是在适当时机将给唆鲁禾帖尼以权力的基础。

这样的分封包含着许多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边界依旧很模糊，而且依然有许多由当地人引起的争端。中国的北部仅被征服了一半，花剌子模仍然需要平定，俄罗斯的王公们虽然被击败了一次，但还会卷土重来。拖雷的地位是最为稳固的，因为他可以号令有现成的公职人员团队的本土。此外——由于牧人们可谓亦兵亦民——他在理论上就可能已经控制了军队。尽管如此，这也只是一种他并未去探究的可能性，因为他不但臣服于窝阔台而且还乐此不疲：兄弟俩都非常喜欢对方。既然没有来自拖雷的挑战，唆鲁禾帖尼自然也没有理由来梦想其儿子们的荣耀了。

窝阔台以一阵追随其父梦想的军事行动的风暴开始了他的统治期，发动了四次规模庞大而又彼此独立的战役。其一便是重新确立蒙古人在伊朗的统治，把它从其塞尔柱统治者手中夺了过来。对高丽的入侵则开始了一次直到1260年才宣告结束的征服行动。1231

年又返回了中国的北部，这已经是成吉思汗逝世时最接近实现的目标。蒙古人兵分三路，分别由成吉思汗最伟大的独眼将军速不台、窝阔台自己以及拖雷来统领，而拖雷在20年前的第一次入侵时就已经征服了数座城市。

唆鲁禾帖尼的第二个意外之运是，在进入中国的战役初期其丈夫的去世。《秘史》以一种精心编造的戏剧化手法讲述了他的死亡：一个兄弟对兄长、将军对皇帝的忠诚的故事。1231年的战役开始不久后，窝阔台便身患疾病。水陆诸神都对他十分愤怒——很可能是震颤性谵妄，一种终身酗酒的结果。萨满们挤作一团来占卜病因。在检查完被屠杀的动物的内脏后，他们宣称需要一个牺牲品。但是在萨满们收集起战俘、黄金、白银、牲畜和食物来献祭时，窝阔台的病情却更加严重。现在能做点什么呢？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大汗的家庭成员可以替代他吗？拖雷此刻恰好在场，而且自愿做窝阔台的替身。但是该怎样办呢？萨满们又聚在了一起，提出了更多的建议。拖雷将不得不喝下某种可以把窝阔台的疾病引到他身上的毒酒。拖雷同意说：“巫师你来诅咒吧！”他所不知的是，窝阔台不仅仅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而且还要承受一种伤逝的剧痛，那是一个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的重负。拖雷喝了下去，毒药很快就见效了。在他还可以说话之时，他仅仅有时间把他的家庭托付给窝阔台来照料。“我还说什么呢？”他含糊不清地说道，“我已经醉了。”说完话他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且死去了。用《秘史》的非常唐突的话说，“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也许是这样，或者他也有可能死于饮酒过量。由于失去兄弟而心烦意乱的窝阔台再也没有恢复健康，悲伤成了饮酒量更大的借口，尽管如此，他还是又活了10年。

作为拖雷之遗孀，处在这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中心的唆鲁禾帖尼翻开了新的篇章。对于一个富有的男人的寡妇来说，管理其亡夫的领地直到其最年长的孩子可以自行管理为止是蒙古社会的一个传统。当这件事发生时，她的长子蒙哥已经21岁了，但是窝阔台仍然给了她长久的管理拖雷领地的权力：她的家庭、她自己的一支军